

# 随笔

## 除夕夜的萝卜

王振羽

那一年，记得是除夕夜。莽莽汝水南岸的一个小村落里，在当年的大水过后，已经渐次恢复生机。家家早早忙碌着祭灶、备年货，肉是稀罕物，短缺，买不起，那就备些豆腐、粉条、萝卜、白菜吧。当然，讲究一些的人家，还要买年画，贴春联。村里主事的人则谋划着请戏班子来庄上搭台唱戏，辞旧迎新。

草草吃过晚饭，父亲犹豫片刻，还是带着我去村里学校了。为何如此匆匆？有不少人在那里等着父亲给他们写春联，急着张贴呢。还有学校要出墙报，贴在校门外的墙壁上，也是为了迎接春节，制造一些喜庆的氛围。父亲要参与指导，选文章，拟标题，白纸黑字，可是千万不能大意马虎的。为何犹豫？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咳嗽，虽然不发烧，却小脸通红，咳嗽起来，歇斯底里。当时的观念，小孩子生病也不怎么当回事，硬扛几天，就过去了。

我带着一本《水浒传》，正看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，彤云密布，暮天欲雪。此时的小荒村，有小雪懒洋洋地飘，若有若无。父亲领着

我，走东寨门沿街西行，到了村中的大水塘，乡人称之为大坑。大坑北边高地是村里诊所，父亲要先带我去让村医看看。我坚决摇头，不愿意去，实际上是害怕打针、吃药，怕疼，畏苦。父亲也就迁就了我，继续西行，到了村里古井台，再右转，经过村代销店，穿过一条极为悠长狭小的小巷，北方人不说小巷、里弄、胡同，多说过道。穿过这一过道，就到了村里后街，再一左拐，就是学校了。冬夜，薄薄的雪，在学校门楼的瓦楞上，沉默，无声，我居然把这想象成《水浒传》里的山神庙、草料场了。

进了父亲的办公室，已经有了不少人，这样的乡村学校办公室，多人一起办公，大房间类似如今职场里的大通间，一览无余。屋子中间有一砖垒的煤火，所谓“煤火”，有别于锅灶，四四方方，中间贯通，烧煤，主要用于多人取暖，也可烧水。这在当年农村，并非家家都有。我悄悄坐在最里边靠墙角的一张办公桌前，根据父亲的要求，先抄写一两首古诗，才允许我继续看《水浒传》。他说完，就抓紧去写春联，张罗出墙

报。当时在一起忙活的，还有顶棒、水峰、会奎、亮、长生、灿州等。顶棒哥大概是学校的团委书记，水峰叔是美术与音乐老师，会奎、亮、长生、灿州等则是高年级学生，清秀，昂扬，机灵，聪颖，品学兼优。一片繁忙声中，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朦朦胧胧中，嗓子疼得难受，我一个激灵醒了。村医国成此时也在，他随身带着听诊器，很神秘权威的样子。他摸摸我的额头，听听我的心跳，对父亲说，找些萝卜来吃，可以缓解。长生就自告奋勇，到院里的一户人家去找萝卜。隐隐约约，只听到这样的对话：“嫂子，睡了吗？我是长生，借个萝卜！”“他叔，家里没有萝卜，有些粉条、白菜。要不？”“这些菜，不要，我再到德成家里问问。”

冬夜沉寂，声音清晰。长生所说德成家就在学校西南一隅，德成也多，比长生晚一辈，他说：“老叔，真是对不住了，家里有红薯，没有萝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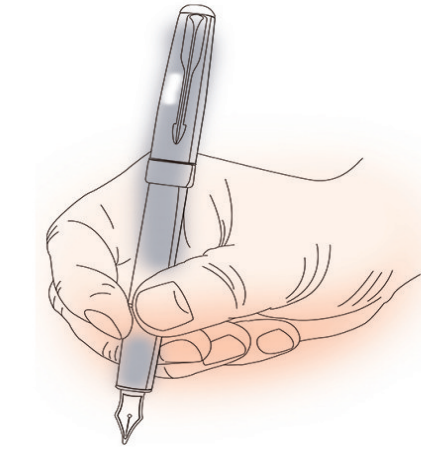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还是德成家的对门，学校西侧巷子路西的次荣叔家奶奶应了腔，问了声：

“大侄子，半夜三更，找萝卜做啥？”“保山哥家里的孩子咳嗽得很厉害，说是煮些萝卜吃，能治。”

“好，好，不多，拿去吧！”就是在这样的冬夜，找了三户人家，方才借来一根萝卜，就着办公室里的“煤火”，煮了煮，喝了两杯，居然就真的不怎么咳嗽了。

多年后，父亲说起这一往事，时在农历1975年最后一天。抄写的古诗，是《除夕二首》，有人说作者是姚合，也有人说是卢仝的作品，不管是谁的版权，诗文很好，抄录在此：衰残归未遂，寂寞此宵情。旧国当千里，新年隔数更。寒犹近北峭，风渐向东生。谁见长安陌，晨钟度火城。殷勤惜此夜，此夜在逡巡。烛尽年还别，鸡鸣老更新。雉声方去疫，酒色已迎春。明日持杯处，谁为最后人。

“雉声方去疫，酒色已迎春。”那一根除夕夜的萝卜，我至今记得，并不肥大，也不俊俏，有点清瘦，青白相间，还有点泥土，醇厚，朴实，宛如荒村里的人家。



石泽丰

## 念旧账

时间如尘，将往事一层一层覆盖。积土成山，一些事情日积月累被时间深埋。偏偏有人，执着于已深埋的往事，惦念着那一本残损得无法翻阅的旧账。比如，我年迈的母亲。

养老中心的胡红旗院长要给她理发，母亲摸了摸腰间的两个上衣口袋，发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。要在以往，剃头师傅背着箱子走村串巷给村里人理发时，理完头发，村人就会付上剃头钱，一块、二块，到后来的五块。如果当时没钱，向剃头师傅解释一下，请他记个账，往后再来时给他，也行。通常，像这样的欠账，剃头师傅不会记在账本子上，是否记在了心里？我不知道。我所知道的是，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剃头师傅又背着理发工具箱来村时，欠了钱的人会一分不少地付给他。有时，剃头师傅自己也忘了，对着前来付钱的人，一脸诧异：“上次欠了吗？”“欠了，我记得哩！”村人一边递过钱，一边还邀请剃头师傅到自家吃饭去。

我考取中专的那年暑假，准确地说是新学期快要开学了，就在我家办完开学宴的第二天，剃头师傅又来到我们屋场。那天上午，父亲把义龙请到我家，对他说：“给这娃也剪个发吧，他马上要到池州上学去了。”因为腿脚残疾，没有走出过乡镇的义龙，当然不知道池州在哪个方向，只听说它位于长江南岸，离我们的家乡很远很远，有两百多公里。义龙一边点头应是，一边夸我父亲育子有方，夸我有出息。那天中午，父亲留义龙在我家吃午饭，说是头天办的酒席，家里还有些荤菜。义龙没有推辞，但我和父亲的理发钱，无论怎么说，他都不肯收下。

我参加工作已有二十四年了，至今都没有付上当初欠下的八元理发钱，它一直存于我的心底，让我深深地领悟着那个年代村人之间的情谊。后来我多次回乡，没遇见过义龙，也没听人说起过他。每次回乡之后，忙于一些琐事和应酬，我也没有刻意去打听义龙的消息。印象中，他当年单身，因患有小儿麻痹症，靠到周边村庄理发为生。二十四年过去了，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，我的母亲已成了年迈而不能自理的病人。义龙呢？他如若尚在人间，现在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。

这回，母亲表示出了不愿理发的意思，直到胡院长笑着说：“你理发的钱，我记着呢，等你儿子过来了，再付给我，迟。”母亲这才同意，被搀扶着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像一个听话的孩子，接受着胡院长的推剪。事后我去看她，她一听到我的声音，便说：“前两天理了个发，钱没有付，你等下一下付给人家。”尽管母亲是养老中心的应尽之义，我还是答应了母亲。她说人家帮她理发，费了不少的时间，又没有在她那里吃饭。

母亲现在已记不清楚自己住进了养老中心。其实，她住进来有近一年的时间了。近八十年的岁月和晚年的疾病将她折磨到了无助的境地。她双目失明，生活又不能自理，精神时而恍惚，饮食起居全要人照顾。我和妻子没有太多的精力，只得把她送进离我们近的一家养老中心。母亲起初不太愿意，后来也慢慢地习惯起来，因为在那里，有个姓方的阿姨专门照顾她，还有一个名叫“红花”的大姐按时送药给她吃。由于小脑萎缩，她已分不清养老中心和老家的区别，认为自己现在还是生活在老家，认为这个方阿姨是我请来照顾她的。

母亲说，“红花”欠了她四百五十元钱，已有十五年了，至今都不还给她。这当然是一桩不存在的事。红花是养老中心请来的员工，与我母亲之前从未谋面，哪来的欠账？我顺着母亲，问红花什么时候向她借过钱？母亲说，那是十五年前，她在炳水家门口卖棉花，当时，红花为筹借三个娃的学杂费向母亲开了口。作为一位母亲，她深深理解母亲的厚意，于是，不假思索地将卖棉花的四百五十元钱一分不留地借给了红花。母亲说得真切。她说红花的大儿子都结婚了，这钱还没有还上，她要将它要回来。

我安慰着母亲，说这是一笔旧账，也许红花早已把钱还了，只是她自己忘了而已。母亲说：这不可能，她一直记得。为避免误会，我背着母亲，向“红花”作了解释，希望她不要介意一个精神失常老人的言辞，并将四百五十元钱递到她手上，请她再还给我母亲。“红花”很配合，不但把这钱给了我母亲，还向我母亲道了歉。为“红花”之举，我向她表示了深深谢意。

后来，母亲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那桩事。上次我去看她时，她说“红花”当年也不容易，分家分了许多外债，还要养三个孩子。“撑起一个家，哪有那么容易呀！”是呀，母亲的感慨再一次撞击着我的心扉。她当年省吃俭用，供养我和姐姐，供我上小学、初中和中专。这一笔账过去了许多年，至今却刻在我心灵的深处，每每念起，都想落泪。

王转军

## 第一场雪

那年入冬后的第一场雪。

他坐在门扉临窗的桌前，脚边地上支着一个大电炉，一圈圈裸露的电丝烧得通红。嗡嗡的电流声，炙灼脚窝着屋内的一切。

窗外，突然闪烁起晶莹的玉光，如无数不期而至白色的蝴蝶，上下翻飞，翩翩起舞，时不时扑向窗口，玻璃上，留下一个个暧昧湿润的痕。无风的暮色中，似泛起淡淡的银色的雾。

下雪了。他心中一动。

下午一上班，新职工培训总结会后，宣布了岗位分配方案。十几个人无一留在车间专业班组，全部分到边远站。宣布完毕，除了他和小赵、小孙、小刘四人，其余的当场被汽车拉走报到了。

“马上过春节了，支部研究决定，照顾你们分到县里去的节后报到，现在跟我走。”车间支部委员兼民兵连长于师傅，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，不由分说，将他们四人送到了北部的一个正在改造施工的老站。

老站的院子很大，堆满了未拆箱的设备、铜铝线材和工具。因春节临近，工地需要专人守护。

“你们两人一班，24小时轮换，直到节后复工。这里可都是国家财产……”于师傅严肃认真地交代着任务。“不管是谁，没有我的电话和字条，任何人不得动这里的一草一木！懂了吗？”

他们一起使劲点头。

住处，是“房临守改”的施工人员宿舍，里外两间，食宿用具齐全。“站里有电话，今晚不回去的，别忘了告诉家里一声……”于师傅临走走，还关切地嘱咐着。他们四人不愿马上分开，干脆一起留下，明早再说。

“哟，下雪了，还挺大。”小孙从里间出来，吃惊地看着窗外。

“咱们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晚饭了。”桌对面的小刘没抬头嘟囔着。

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小赵手捧一本书也从里间出来，修长的身材，白皙的脸上眉眼细长，嘴唇微抿着，透着一股大哥的厚道。

此时窗玻璃上，积聚起无数小小的水珠，正迟疑地缓缓向下挪动着，留下一道道蜿蜒多情的湿痕，让窗外的一切，变得迷离朦胧起来……

那年是1976年，他16岁，幸运地与一批应届毕业生留城就业，进了父亲单位。一百多人集中开展一周的人厂学习后，被分到不同的下属单位，他们十几人分到了运检车间。这里的保护班、检修班专业技术性很强，是他们都想去的地方。

十七八个新入职的少男少女，一双双懵懂的眼中，充满好奇和希望。当天发的工装，第二天便急切地上了身，毫不遮掩地享受着周围不时投来的羡慕的目光。

夜幕悄然降临了，透过窗外飘飘洒洒的雪，远处站房门楣上的灯光，迷离幽幽格外温馨诱人，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雪夜的归人。

电炉上烧的水开了，壶盖“滋滋”直叫。他提起壶来，去冲烫盆里的碗筷。洒出的水溅在电炉上。“噗”地一声，炸起一股白烟。

两盒茄汁鲑鱼，两盒午餐肉，一大瓶黄桃罐头外加榨菜和挂面，一一堆在桌上。小孙从“干道猴”口袋中，掏出一瓶“枝桥白干”，两瓶“红光”葡萄酒。四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他们围炉而坐，桌上四个碗氤氲起浓烈激越的酒的气息。

“感受生命悸动的最佳时刻，是夜、酒、诗、友、雪。今天齐了。”小赵兴奋地双手端起碗。

小孙端着碗站了起来：“绿蚁新焙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

“错！今晚是枝桥老白干，红铁大电炉。”小刘机敏戏谑的话一出口，大家哄笑着，一起举起了手中的酒。

炉火正红，酒意愈浓。敞开的心扉，时而轻松愉快，时而调皮踮脚，时而沉默惆怅，时而开怀大笑……“我敢肯定，在座的将来必不是等闲之辈！”小赵酒意阑珊，语惊四座。“不管过去怎样，现在如何，明天太阳升起，又是全新的一天……来，为咱们的明天，干杯！”

时间悄悄地过去了。雪，下着。屋内的灯，亮到很晚。

屋外，雪霁初晴。天地间一派霁雪千峰玉，朝阳万树金的景象。那冉冉升起的旭日，正荡漾着残存的阴沉和暗影。素雅圣洁的雪，宁静中，用美的瞬间，向新的一年和悠悠的岁月致敬……往事悠悠，远去的青春岁月。

张媛媛

## 池塘生春草

从前，学者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曾去我们南大外文系做一次小型讲座。非正式的，他要讲什么自己定。彼时他大病初愈，就没有讲翻译或者法国文学的话题，而谈起他对“池塘生春草”的理解来。

我们没有认真在听。有几个女生在偷偷传看相册；同学给我递小纸条：“他衣服穿反了。”我定睛一看，可不是，白T恤里外穿了个，接缝都在外面呢。哈哈，老头儿真可爱。我也在偷乐。

他到底都说过什么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当时的阅历不足以支撑我对什么“池塘生春草”有更多的了解。可是许多的获得，就是这么不经意，这一点回忆渗进了我的意识里面，好像春天雪化了，天井里滴滴答答地承着檐上的水滴。多年后，又想起当时施先生的讲座，也再找来谢灵运的这首“池塘生春草”——

潜虬媚幽姿，飞鸿响远音。薄霄愧云浮，栖川作渊沉。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。徇禄反穷海，卧疴对空林。衾枕昧节候，褰开暂窥临。倾耳聆波澜，举目眺岖嵚。初景革绪风，新阳改故阴。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祁祁伤幽歌，萋萋感楚吟。素居易永久，离群难处心。持操岂独古，无闷征在今！

公元422年，谢灵运被逐出京城，贬至永嘉（今天的温州）。这新任的永嘉太守，一到就长病不起。整个冬天，他盖着厚厚的锦衾，怔怔地望着梅花窗外的雪，落了又化了，落了，生命在一寸寸逝去，年少时立下的志向越来越远……

青石板滴滴答答承着檐上化雪的水滴，不知不觉，他窗外的景色和声响都变了。渐渐的一种融融的绿意映到窗上，他也渐渐好转了。他坐起身来，披着衣服喝浓浓的白粥。再接着，他下床走路了。再接着，他一天天康复，兴致越来越高，可以登楼作赋了——于是，便有了这首《登池上楼》。

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是11联里

安武林

## 走进唐诗中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们一车人抵达了密林深处。

我左顾右盼，打量着近在咫尺的山峰、密林，使劲嗅着清新的空气。兴奋，激动，甜蜜，快乐，幸福。我能想到的美好词语，还是太贫乏了。

那几个人，我几乎都不认识，只能责怪自己社交面太狭窄。我们面对面，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表情。只有那浓重的、无边无际的黑色在漫溢。

有一个人说：“哦，那儿有一个长寿泉！”长寿泉？我说：我的好奇心被烧灼了。那个人用手指了指前面。是一个深深的壕沟，应该是一条山溪吧。我已经看不清那个人指的是壕沟，还是壕沟那远的山峰。无论哪一个，相距都不过几米远。

第二天，很早早餐，便迫不及待地走向长寿泉。那一条两米多深的壕沟，的确是一条小小的山溪。跨过小桥，就是长寿泉。旁边这条路，通向山脚下。山上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植物，因为是深秋，山上的植物以黄色为主，尤其是高高低低的杂草和泛黄的叶子，构成了山的主要颜色。红、绿，是次要的色彩。

长寿泉，不知道源头在哪里，也许在山的某一处。细细的泉水是通过塑料管流出来的，那管子的粗细和家里的水龙头差不多。旁边立了一块水泥做成的牌子，上面雕刻着“长寿泉”三个字。我弯下腰，用手掬一捧清冽的泉水，喝了下去。那股清冽的泉水带着深深的寒意，似乎还带着山上植物的、泥土的芬芳，又带着果实的甜味儿，一下子塞满了我所有的器官。也难怪人们如此钟

的第8联，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出名句的联（名句往往在诗的开篇或最后出现）。“池塘生春草”这么简单的句子出了大名，一千五百多年后，许多小学生都不服气：“什么嘛！‘池塘里长了草’！这我也会写啊！这么简单！”小孩子都喜欢华丽跌宕的诗句，这种朴素的句子难入他们的法眼。

要理解这个简单句子的妙，首先需要大致了解历史背景。当时人写诗简直是无字无来历。诗人都要背一肚子典故，作诗时要把它们嵌进去，典故越多，在他们看来就越有烘云托月的效果，若是这典故还生僻罕有人知，诗人就自觉是人生大温拿了。每一句，都是精雕细琢、刻意求工。谢灵运这首诗，除了这第8联，差不多每一联都典丽精工。短短110个字，用遍了《周易》《毛诗》《楚辞》的典故。

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，是朴素的观察，但这种见微知著的不寻常的观察力，是和“复苏”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境联系在一起：人感官的复苏，代表着身心的复苏，而且人的复苏，是在天地万物的复苏之中的。前面的铺陈、后面的推进，都是以这样一句为中心为纽带，而这一句本身，读起来又有点出人意料的淡淡的美。这十个平凡的字，写出了颜色、声音、节气和好多好多别的东西，正是大音希声，需要读者自己有了这一点阅历和鉴赏力，才能体会得到这一种绵绵若存的好处。

一代代文人骚客都体会到这一句的好。李白说：“梦得池塘生春草，使我长价《登楼》诗。”元好问说：“池塘青草谢家春，万古千秋五字新。”

《红楼梦》中，宝玉病后见了满枝青杏，“因想道：‘能病了几天，竟把杏花辜负了，不觉到‘绿叶成阴子满枝’了。因此仰望杏子不舍。”这也是“池塘生春草”。

谢灵运自己，当然是知道这两句的好的。他说：“此语有神助，非我语也。”我想这倒不是他刻意自谦，而是出于一种对文学的

情大自然，大自然丰厚的馈赠的确有沐浴肉体 and 灵魂的效果。

走向长寿泉的时候，发现有两个同车人说说笑笑向小桥那边走去。我想喝上一口泉水，再去追赶。但等我从长寿泉爬上来的时候，那两个人已经不见踪影了。我一溜小跑，但又不能拒绝那些植物的诱惑。比如说，一棵树上有红红的果实，我就想看看那是什么果实。比如说，一枚好看的叶子，会让我驻足数秒。山上的杂草密布，灌木横生，只有树保持着独立的个性。许多树叶已经掉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，但它们那种英武坚强的样子很让我钦佩。小时候，我是上过山的，旧时回忆和眼下的一切都在重叠。我想，文学是个好东西，可以唤醒我们对过往熟悉事物的热情。很可惜的是，山中的植物我见识甚少。

这座山上，有大片大片的栗子树，有的都有五百年以上的树龄了，令人震撼，敬畏。初见那几棵栗子树，我的嗓子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，惊愕得无以复加。栗子树下，落满了栗子壳。壳还是绿色的，栗子已经被村民收走了。但我还是能零星地捡到几颗，我好奇地用目光搜索。那几棵五百年的栗子树，已经被保护起来了，树上还挂着古树的牌子。有的栗子散落在地上，这可是松鼠们享用过的，我似乎都能看到小松鼠们食用栗子的可爱场景。山上的栗子树，基本上都是村民自己种植的，当然也有野生的，只不过野生的也已经名花有主。

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蜜蜂，或者说一只蝴蝶，不停地发现惊喜，不断地发出惊叹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惦记着追赶前面两个人。遗

敬畏之心。愈接近一个领域的核心，人就会有愈多的敬畏之心。他是那个时代学养最深厚、文学成就最高的人，普通人或可沾沾自喜于小成就，而他必定是有很深的敬畏之心的。

20世纪初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提出“自动写作法”，布勒东把朋友集合起来，在半催眠的状态下写下真情实感，常常可以得到佳句。豆瓣上的周周也曾经说，太在意“我”，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，莫如把自己当作一个“打本子的”，让文字像水流过自己。即便是“潜意识”，要唤出它来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“打破我执”吧。就像张爱玲说的：“一个小孩子骑了自行车冲过来，卖弄本领，大叫一声，放松了扶手，摇摆着，轻快地跑着。在这一刹那，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。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？”

这些最好的诗句，都是“一撒手的瞬间”。当然，是已经积累了很多之后的“撒手的瞬间”，才有意义。这就像一个江洋大盗讲退隐，是有意义的，一个小学生考试及格讲自己要去退隐就是笑话——退隐？你出山过吗？

有一次，我生病，手术后出院回家，那是冬天里的一个晴朗天气。我打开被子，上床睡午觉，太阳透过窗帘照在身上暖烘烘的。飘窗上风信子开了艳艳的红花，在阳光下香气蒸腾，熏得人糊里糊涂的。睡到迷迷糊糊时候，听到外面有“砰、砰、砰”的响声。是小孩子在拍皮球。又睡了一会儿，我意识到那是有人在拍晒晒的被子。太阳底下，一个个单调、缓慢、闷闷的声音，灰腾腾地升起来，就像慢慢地爆开了一个金色的爆米花。

听着这个家常的声音我又睡过去。在医院一直睡不好，可现在，从身到心，都享受着那么熟悉、熨帖的睡眠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真正在“复苏”了。就这样，我也有了自己的“池塘生春草”。看，我也终于理解了。

哎……

我刚刚发出一声长叹，王维的一首唐诗突然浮现在脑海里：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一不留神，我走进了唐诗中。这不正是诗中所表达的意境么？从前读这首诗，觉得很美，但始终不能理解深层意思。深山不见人，怎么能闻到人声呢？那得隔多远啊！纸上得来的东西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和亲身的体验相比，只有亲历了，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所创造的美、营造的意境。看来读书也好，写作也罢，和阅历相互结合才能抵达尽善尽美的境地。

我能背诵的唐诗极其有限，幸运的是，这首诗我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。当浮现在脑海的时候，所有的不快和疲惫一扫而空。我激动得浑身颤抖，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。也许在以往的登山途中，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，但我没有想起这首诗。一切都是被遮蔽着的，一切都是沉睡着的。

远远地，我看见一个老者扛着一个硕大的空塑料桶，从山底下爬上来，准备去长寿泉那里打水。我本想问问老者，一路走来，是不是看见那两个人了，但我转想一想，还是不问的好，因为我还沉醉在唐诗的意境之中，犹如在做梦一样。我往回转，默默品味着惊艳的发现和相遇。